

文白对照

聊斋志异

长征出版社

全 3 卷





文 白 对 照

文 白 对 照

聊
斋
志
异

聊 斋 志 异

原著：蒲松龄（清）

（三）

聊
斋
志
异

长 征 出 版 社

文 白 对 照



小 棺

【原文】

天津有舟人某，夜梦一人教之曰：“明日有载竹筭赁舟者，索之千金；不然，勿渡也。”某醒，不信。既寐，复梦，且书“厪、厪、厪”三字于壁，嘱云：“倘渠吝价，当即书此示之。”某异之。但不识其字，亦不解何意。

次日，留心行旅。日向西，果有一人驱骡载筭来，问舟。某如梦索价。其人笑之。反复良久，某牵其手，以指书前字。其人大愕，即刻而灭。搜其装载，则小棺数万余，每具仅长指许，各贮滴血而已。某以三字传示遐迩，并无知者。未几，吴逆叛谋既露，党羽尽诛，陈尸几如棺数焉。徐白山说。

【译文】

天津有一个船家，夜间梦见一个人对他说：“明天有运竹筭租船渡河的人来，向他要一千两银子，不

然的话，不渡他过河。”船家梦醒后，不信这事，白天又睡了一觉，又做了这个梦，那人还在墙上写了“厪厪厪”三字，嘱咐道：“要是他吝惜银钱，就写这几个字给他看。”船家更觉怪异，却不认识这几个字，也不知其意。

第二天，他留心观察过往旅客。太阳偏西时，果然有个人赶着骡子载着竹筭来了，要租船过河。船家按梦中的指点索价一千两银子，那人笑了。两人再三讨价还价，船家拉过那人的手，用手指在他手心写上那几个怪字，那人大惊失色，立刻消失不见。船家搜查他的竹筭，发现里面有小棺材好几万，每个仅长一指多，里面只存一滴血而已。这位船家把那三个怪字拿出去给人看，无论远近，都不知其意。不久，吴逆谋叛图谋败露，党羽全被诛杀，人数正好是小棺材数。这是徐白山讲的故事。





邢子仪

【原文】

滕有杨某，从白莲教党，得左道之术。徐鸿儒诛后，杨幸漏脱，遂挟术以邀。家中田园楼阁，颇称富有。至泗上某绅家，幻法为戏，妇女出窥。杨睨其女美，归谋摄取之。其继室朱氏，亦风韵，饰以华妆，伪作仙姬；又授木鸟，教之作

用；乃自楼头推堕之。朱觉身轻如叶，飘飘然凌云而行。无何，至一处，云止不前，知已至矣。是夜，月明清洁，俯视甚了。取木鸟投之，鸟振翼飞去，直达女室。女见彩禽翔入，唤婢扑之，鸟已冲帘出。女追之，鸟堕地作鼓翼声；近逼之，扑入裙底；展转间，负女飞腾，直冲霄汉。婢大号。朱在云中言曰：“下界人勿须惊怖，我月府姮娥也。渠是王母第九女，偶谪尘世。王母日切怀念，暂招去一相会聚，即送还耳。”遂与结襟而行。方及泗水之界，适有放飞爆者，斜触鸟翼；鸟惊堕，牵朱亦堕，落一秀才家。

秀才邢子仪，家赤贫而性方鲠。曾有邻妇夜奔，拒不纳。妇衔愤去，谮诸其夫，诬以挑引。夫固无赖，晨夕登门诟辱之。邢因货产，僦居别村。有相者顾某，善决人福寿，邢踵门叩之。顾望见笑曰：“君富足千钟，何着败絮见人？岂谓某无瞳耶？”邢嗤妄之。顾细审曰：“是矣。固虽萧索，然金穴不远矣。”邢又妄



之。顾曰：“不惟暴富，且得丽人。”邢终不以为信。顾推之出，曰：“且去且去，验后方索谢耳。”是夜，独坐月下，忽二女自天降，视之，皆丽姝。诘为妖，诘问之，初不肯言。邢将号召乡里，朱惧，始以实告，且囑勿泄，愿终从焉。邢思世家女不与妖人妇等，遂遣人告其家。其父母自女飞升，零涕惶惑；忽得报书，惊喜过望，立刻命舆马星驰而去。报邢百金，携女归。

邢得艳妻，方忧四壁，得金甚慰。往谢顾。顾又审曰：“尚未尚未。泰运已交，百金何足言！”遂不受谢。先是，绅归，请于上官捕杨。杨预遁，不知所之，遂籍其家，发牒追朱。朱惧，牵邢饮泣。邢亦计窘，始赂承牒者，赁车骑携朱诣绅，哀求解脱。绅感其义，为竭力营谋，得赎免；留夫妻于别馆，欢如戚好。绅女幼受刘聘；刘，显秩也，闻女寄邢家信宿，以为辱，反婚书，与女绝姻。绅将议姻他族；女告父母，誓从邢。邢闻之喜；朱亦喜，自愿下之。绅忧邢无家，时杨居宅从官货，因代购之。夫妻遂归，出囊金，粗治器具，蓄婢仆，旬日耗费已尽。但冀女来，当复得其资助。一夕，朱谓邢曰：“孽夫杨某，曾以千金埋楼下，惟妾知之。适视其处，砖石

依然，或窖藏无恙。”往共发之，果得金。因信顾术之神，厚报之。后女于归，妆资丰盛，不数年，富甲一郡矣。

异史氏曰：“白莲歼灭而杨独不死，又附益之，几疑恢恢者疏而且漏矣。孰知天留之，盖为邢也。不然，邢即否极而泰，亦恶能仓卒起楼阁、累巨金哉？不爱一色，而天报之以两。呜呼！造物无言，而意可知矣。”

【译文】

滕县杨某，入了白莲教，学了些旁门左道的妖术。白莲教首领徐鸿儒被捕杀后，杨某侥幸得以逃脱，于是仗这点妖术四处游荡。他家中田园相连，楼阁华丽，颇为富有。杨曾到泗水某绅士家表演魔术戏法，绅士家的妇女出来观看，杨某偷窥到这家的小姐貌美，回去之后谋划诡计想把她弄到手。杨某的后妻朱氏，长得也很出众，穿上华美的衣裳，扮作仙女，杨某又给她一只木鸟，教给她操纵的技巧，然后把朱氏从楼顶推了下去。朱氏觉得自己身轻如叶，飘飘欲仙，驾着云彩飞行。

不久，朱氏飞到某处，云彩停住不再前进，知道已经到地方了。这天夜里，月光皎洁，向下俯视视





野十分清晰。朱氏取出木鸟投出，木鸟展翅飞去，一直飞到那位绅士家小姐的居室，小姐见一只彩鸟飞入，招呼婢女捕捉，彩鸟冲开窗帘飞出，小姐急忙追赶，彩鸟落在地上，翅膀扑扑作响。小姐逼近彩鸟，彩鸟飞进小姐裙子，转眼之间，驮起小姐腾飞起来，直冲云霄。婢女大声呼叫，朱氏在云中喊道：“下界人不要害怕，我是月宫的嫦娥，她是王母娘娘的第九个女儿，偶尔贬到人世。如今王母娘娘对她朝思暮想，暂时召她回天宫相会，然后就送她回来。”说完，朱氏便将小姐的衣襟和自己的衣襟结在一起飞行。

二人刚到泗水县地界，正巧有人燃放二踢脚，从斜下方碰到彩鸟翅膀，彩鸟受惊坠落，牵着朱氏也降下来，降到一个秀才家。这位秀才叫邢子仪，家境赤贫，为人刚正耿直。曾有一个邻家妇人夜晚来宿，他拒不接纳，这妇人生气地走了，回家骗自己的丈夫，诬蔑邢子仪调戏她。她丈夫本是个无赖，日夜堵着邢子仪门口辱骂。邢子仪万般无奈就卖掉田产到别的村庄租屋居住。有算命先生顾某善于判断人的祸福和寿禄，邢子仪就登门拜访。顾某望着邢子仪笑道：“你这个家有万石粮的富户，为什么穿着破棉衣来见

人，以为我顾某有眼无珠吗？”邢子仪对他的胡言乱语嗤之以鼻。顾某又仔细看了看邢子仪说：“噢，对了。眼下你固然很穷困，可是离发财也不远了。”邢子仪仍然觉得他是胡说。顾某又说：“你不但能暴富，还能得到美人。”邢子仪始终不大相信。顾某把他推出门去说：“快走快走，我的话应验以后再向你要酬金。”

这天晚上，邢子仪独自一人坐在月光下，忽然有两个女子从天而降，一看，都是美人，疑心她们是女妖。邢子仪问她们，她们一开始不肯说实话，后来，邢子仪说，如不说实话，就召集众乡亲来。朱氏害怕了，开始说实话，并嘱咐千万不要泄露秘密，并说自己愿意嫁给他。邢子仪想，这位大户人家小姐和妖人的妻子不同，于是派人告诉了小姐家。小姐的父母自从女儿飞升，惶恐不安，终日啼哭，忽然得到确信，大喜过望，当即派车子日夜兼程到邢家去，酬谢邢子仪百两银子，把女儿带回。邢子仪得到了漂亮的妻子，原来还因家徒四壁而发愁，如今得到酬金，十分欣慰，于是到顾某那里去酬谢。顾某又审视了他一番说：“还没到酬谢的时候，你好运已交，百两银子何足挂

齿!”因而不受酬谢。

此前，那位绅士已向官府告发杨某，官府缉捕杨某时，他早已逃跑，不知所终，官府便抄了他的家，发出缉捕令要抓朱氏。朱氏十分畏惧，邢子仪也急得伤心落泪。邢子仪无奈，暂且花钱买通持缉捕令的官差，然后雇了辆车拉着朱氏去求那位绅士，哀求他救救朱氏。绅士对邢子仪的义气很是感动，就为朱氏竭力奔走谋划，使朱氏交了钱得到赦免。绅士又留夫妻二人住在一座别墅，两家如同亲戚般亲近友好。

绅士的那位小姐幼时受聘于刘家，刘家是高官，听说小姐在邢子仪家住过一宿，认为是很羞耻的事，把聘书退回，断了婚约。那绅士想为女儿另找婆家，小姐告诉父母，立誓要嫁邢子仪。邢子仪听了十分高兴，朱氏也很欣慰，并且自愿为妾。绅士因考虑到邢子仪连个象样的家都没有，又正好赶上官家拍卖杨某的房子，就出钱替他买下来。邢子仪和朱氏这才回到自己的新家去，拿出从前剩下的钱，仓促置办

了些家具，雇了婢女仆人，不过十天，钱就花光了。他们希望小姐能来，再得到些绅士家的资助。一天晚上，朱氏对邢子仪说：“我的孽夫杨某，曾把千两银子埋在楼下，这事只有我知道。刚才我去看了那个地方，砖石丝毫未动，也许埋的那些银子没有损坏。”两人一块去挖，果然得到银子。到了这时，邢子仪才相信顾某算命技术之神奇，便给予顾某丰厚的酬金。后来那位小姐也嫁过来，嫁妆十分丰盛，没过几年，邢子仪成了县里的首富。

异史氏说：“白莲教被剿灭而独有杨某得以不死，又得了不少的好处，人们几乎认为天网恢恢疏而有漏了。谁知道老天留下他，原来是为了邢子仪，不然的话，邢子仪即使苦尽甘来，交上好运，又怎么能仓猝之间买得起华美的楼阁，积下巨额钱财？又怎能因为不受一个夜奔的女子，以致老天送给他两个美女？唉，造物主无言，他的意思可知啊！”





李 生

【原文】

商河李生，好道。村外里余，有兰若；筑精舍三楹，趺坐其中。游食缁黄，往来寄宿，辄与倾谈，供给不厌。一日，大雪严寒，有老僧担囊借榻，其词玄妙。信宿将行，固挽之，留数日。适生以他故归，僧嘱早至，意将别生。鸡鸣而往，扣关不应。逾垣入，见室中灯火荧荧，疑其有作，潜窥之。僧趣装矣，一瘦驴繫灯檠上。细审，不类真驴，颇似殉葬物；然耳尾时动，气咻咻然。俄而装成，启户牵出。生潜尾之。门外原有大池，僧系驴池树，裸入水中，遍体掬濯已；着衣牵驴入，亦濯之。既而加装超乘，行绝驶。生始呼之。僧但遥拱致谢，语不及闻，去已远矣。王梅屋言：李其友人。曾至其家，见堂上额书“待死堂”，亦达士也。

【译文】

河南有位李生，酷爱道教。村

外一里多处，有一座寺庙，李生在那里修筑了三间书斋，打坐修行。有些游方化缘的和尚道士，常在那里寄住。李生很爱和他们闲谈，供给他们饭食，从不厌倦。

一天，大雪飘飘，天气严寒，有个老和尚，挑着行李前来借宿，言谈十分玄妙。第二夜老和尚要走，李生极力挽留，老和尚便又留住了几天。正巧李生因有事离书斋回家，和尚叮嘱他早点回来，意思是要和李生告别了。鸡叫时分，李生回到书斋，敲门无人答应，于是跳墙进去，见室中灯火辉煌，疑心这老和尚在作法，于是埋伏下来偷偷察看。老和尚正匆忙地收拾行装，一条瘦驴拴在灯架上。细细打量不象是真驴，很象殉葬的陶驴，可是这驴耳朵、尾巴不时动一动，呼呼喘气。不一会儿，老和尚打点完了行装，开门把驴牵出来。李生偷偷尾随着老和尚看个究竟。

门外有一座大水池，老和尚把驴拴在池边树上，脱了衣服进到水

中，遍体洗了一番，又穿上衣服把驴牵到水中，也洗了一遍。接着又给驴驮上行装，骑上驴而去。等快要看不见老和尚了，李生才呼喊他。老和尚只是远远地拱手致谢，听不见讲的是什么，就走得老远了。

王梅屋说：李生是他的朋友。他曾到过李生家，见屋门牌匾上写着“待死堂”三字，看来他也是一位豁达的人。





陆 押 官

【原文】

赵公，湖广武陵人，官官詹，致仕归。有少年伺门下，求司笔札。公召入，见其人秀雅；诘其姓名，自言陆押官。不索佣值。公留之，慧过凡仆。往来笺奏，任意裁答，无不工妙。主人与客弈，陆睨之，指点辄胜。赵益优宠之。

诸僚仆见其得主人青目，戏索作筵。押官许之，问：“僚属几何？”会别业主计者约三十余人，众悉告之数以难之。押官曰：“此大易。但客多，仓卒不能遽办，肆中可也。”遂遍邀诸侣，赴临街店。皆坐。酒甫行，有按壶起者曰：“诸君姑勿酌，请问今日谁作东道主？宜先出资为质，始可放情饮啖；不然，一举数千，哄然都散，向何取偿也？”众目押官。押官笑曰：“得无谓我无钱耶？我固有钱。”乃起，向盆中捻湿面如拳，碎拍置几上；随掷，遂化为鼠，窜动满案。押官任捉一头，裂之，啾然腹破，得小金；再捉，

亦如之。顷刻鼠尽，碎金满前，乃告众曰：“是不足供饮耶？”众异之，乃共恣饮。既毕，会直三两余。众秤金，适符其数。众索一枚怀归，白其异于主人。主人命取金，搜之已亡。反质肆主，则偿资悉化蒺藜。仆白赵，赵诘之。押官曰：“朋辈逼索酒食，囊空无资。少年学作小剧，故试之耳。”众复责偿。押官曰：“某村麦穰中，再一簸扬，可得麦二石，足偿酒价有馀也。”因挽一人同去。某村主计者将归，遂与偕往。至则净麦数斛，已堆场中矣。众以此益奇押官。

一日，赵赴友筵，堂中有盆兰甚茂，爱之。归犹赞叹之。押官曰：“诚爱此兰，无难致者。”赵犹未信。凌晨至斋，忽闻异香蓬勃，则有兰花一盆，箭叶多寡，宛如所见。因疑其窃，审之。押官曰：“臣家所蓄，不下千百，何须窃焉？”赵不信。适某友至，见兰惊曰：“何酷肖寒家物！”赵曰：“余适购之，亦不识所自来。但君出门时，见兰花尚

在否？”某曰：“我实不曾至斋，有无固不可知。然何以至此？”赵视押官，押官曰：“此无难辨：公家盆破，有补缀处；此盆无也。”验之始信。夜告主人曰：“向言某家花卉颇多，今屈玉趾，乘月往观。但诸人皆不可从，惟阿鸭无害。”——鸭，官詹僮也。遂如所请。公出，已有四人荷肩舆，伏候道左。赵乘之，疾于奔马。俄顷入山，但闻奇香沁骨。至一洞府，见舍宇华耀，迥异人间；随处皆设花石，精盆佳卉，流光散馥，即兰一种，约有数十余盆，无不茂盛。观已，如前命驾归。

押官从赵十余年。后赵无疾卒，遂与阿鸭俱出，不知所往。

【译文】

赵公是湖广武陵人，官至官詹，后告老还乡。有一少年等候在门下，求一个文书差事，赵公将少年召进家中，见他长得清秀儒雅，问他姓名，回答说叫陆押官。陆押官不要报酬，赵公把他留下，其聪慧超过一般仆人。往来的信件、公文、奏折，他都能随意起草答复，没有不精密巧妙的。主人和客人下棋时，押官在旁用眼光指点，使主人常常获胜。赵公因而更加优待和宠爱他。赵公的同僚仆从们见押官得到主人青睐，戏请押官请客，押官答应了

他们的要求，问：“有多少人参加宴会啊？”正赶上赵公家乡别墅的管事人都来了，约30多人，他们就说这些人全都参加，想难为押官。押官说“这事很好办，但客人太多，仓猝之间不能马上置办，去饭店好啦。”于是押官邀了所有的吃客来到一家临街的饭店。大家都落了座，还没有开始饮酒，有一位吃客按住酒壶站起来说：“诸位先不要饮酒。请问今天是谁作东？应先把钱拿出来押上，才能够畅吃畅喝。不然的话，一下子花了几千文钱，一哄而散，找谁要钱？”众人都看着押官。押官笑道：“是不是以为我没有钱啊？告诉各位，我有的是钱。”押官起身到厨房里捻出一块拳头大的湿面团，揉碎了扔在桌上，随扔随变成小老鼠，满桌子乱窜。押官随便捉住一只，“吱”的一声把肚子撕开，得到一小块银子，再抓住一个，也有银子。顷刻间，老鼠都没了，剩了满桌碎银。押官这才对诸吃客说：“这些还不够喝酒的钱吗？”众人都很惊异，一同开怀吃喝起来。吃完饭一算，要三两多银子，大家一称碎银，正好是这个数。有一人要了一小块碎银，回去把这件怪事告诉了主人赵公，赵公派人去把碎银取来看，已经交给饭店主人了。





到店主那里一看，那些银子都已变成痰藜。这人回去又告诉了赵公。赵公问押官事情的原委，押官说：“朋友们逼我请客，无奈囊中空空。少时学过些小把戏，所以想试一试。”众人一听，让押官去偿还店家的酒钱。押官说：“我不是白赚人家酒食的人。某村的麦场有堆麦秸，再簸扬一遍，可以得到两石麦子，足以偿还酒钱有余。”于是押官约一人同去，到那里一看，有两石左右的麦子，已簸得干干净净，堆在麦场中央。众人因而更觉押官神奇。

一天，赵公到朋友那里赴宴，见客厅里一盆兰花开得十分繁茂，非常喜爱，回到家还赞叹不已。押官说：“您要真喜欢这盆兰花，得到它并不难。”赵公不太相信，次日早晨到了书房，忽然闻到异香扑鼻，一看，正好有一盆兰花，叶子的多少，跟在朋友家见的那盆一样。赵公因而疑心是偷来的，就查问押官。押官说：“我家所养的兰花，不下千把盆，何须去偷呢？”赵公不信，适逢那位朋友来作客，看见兰花惊异地说：“怎么这样象我家的那盆呀！”

赵公说：“我刚买来的，也不知道它的来历。请问你今天出门时，那盆兰花还在吗？”那位朋友说：“我实不曾到客厅去，在不在还不知道，不过，它怎么到这里来了？”赵公看了看押官。押官说：“这事不难分辨。您家的花盆是破的，有补缀之处，这盆没有。”仔细一看果然如此。夜里，押官对主人说：“我曾说，我家里养的花卉很多，今晚劳您大驾，乘月色去观赏一番。但别人都不能跟去，只有阿鸭无妨。”阿鸭是赵公的一个小僮。赵公应邀前往，一出门，已有四名轿夫抬着轿子，伏在道旁等候。赵公坐上轿子，比奔马还快。不一会进了山，只闻到奇香扑鼻，沁人心脾。到了一个洞中的大院，只见殿阁光彩华美，与人间大不相同。四处都有奇花异石，精致的花盆、珍贵的花木光彩耀人，香气四溢，仅兰花一种，就有数十盆之多，都很繁茂。赵公赏罢，就象来时一样乘轿子回到家。押官跟随赵公十几年，后来赵公无疾而终。押官和阿鸭都离去，不知所终。

蒋太史

【原文】

蒋太史超，记前世为峨嵋僧，数梦至故居庵前潭边濯足。为人笃嗜内典，一意台宗，虽早登禁林，常有出世之想。假归江南，抵秦邮，不欲归。子哭挽之，弗听。遂入蜀，居成都金沙寺；久之，又之峨嵋，居伏虎寺，示疾怛化。自书偈云：“邈然猿鹤自来亲，老衲无端堕业尘。妄想镬汤求避热，那从大海去翻身。功名傀儡场中物，妻子骷髅队里人。只有君亲无报答，生生常自祝能仁。”

【译文】

翰林蒋超，记得自己前世是峨眉山的和尚，几次梦见到以往住过的寺庙前水池边洗脚。蒋超特别爱读佛经，一心一意想着佛门之事，虽然早已成为翰林，却还常常有出家的念头。他请假回江南，到了秦邮，就不想回家了，儿子哭着挽留，他也不听，接着到了四川，住在成

都金沙寺。住了好久，又到了峨眉山，住在伏虎寺，就在那里病故。他曾写过一段偈语：

悠然自得的猿、鹤使人亲近，

我这位老僧不知如何坠落凡尘，

妄想到煮沸的汤锅里去避热，

怎能到大海里去翻身？

功名利禄不过是木偶戏中的东西，

妻子也本是一堆堆骷髅中的人。

只有君王和父母还没有报答，

今生来世都在寺庙里祝祷君亲。

〔附：《池北偶谈》一则〕

翰林院修撰蒋超先生，字虎臣，江苏金坛人，自号华阳山人。幼时即醉心佛教，不食荤腥，不饮酒。祖母梦见峨眉山老僧之后，母亲就





生下了他。长到几岁时，他曾梦见自己就是老僧，住在一间茅屋里，屋后有泉水流过，常常伸出一只脚到泉水里洗濯，泉水之上，高峰入云。他又几次梦见老佛进入自己屋里，与自己谈佛。15岁时，有两个道人坐在他面前，称他为山人，说他有一位老师在峨眉山上，已经200多年。道人怕他坠落下去，停了好久才离去。顺治丁亥年，蒋超23岁，以一甲第三名考取探花；他在翰林院任职20余年，常常到山中居住，官职仅仅从编修升为修撰，

最终也不过是个史官。蒋超喜爱山水，遍游五岳及黄山、九华山、庐山、天台山、武当山、不避蛇虎。晚年从史馆称病辞官，不回江南老家，而从湖北乘舟，上三峡，入峨眉，于癸丑年正月去世于峨眉山伏虎寺，坐化前有诗句：“独向镬汤求避热”等。他曾说自己是蜀宰相蒋琬的后代。在四川，他参与编修《四川通志》，因为自称蒋琬后代，因而向巡抚、布政使、按察使都叩了头。这人的放荡不羁竟是如此。

邵士梅

【原文】

邵进士，名士梅，济宁人。初授登州教授，有二老秀才投刺，睹其名，似甚熟识；凝思良久，忽悟前身。便问斋夫：“某生居某村否？”又言其丰范，一一吻合。俄两生入，执手倾语，欢若平生。谈次，问高东海况。二生曰：“狱死二十余年矣，今一子尚存。此乡中细民，何以见知？”邵笑云：“我旧戚也。”先是，高东海素无赖；然性豪爽，轻财好义。有负租而鬻女者，倾囊代赎之。私一媼，媼坐隐盗，官捕甚急，逃匿高家。官知之，收高，备极拷掠，终不服，寻死狱中。其死之日，即邵生辰。后邵至某村，恤其妻子，远近皆知其异。此高少宰言之，即高公子冀良同年也。

【译文】

邵进士名叫士梅，是济宁人。他刚被任命为登州教授的时候，有两位老秀才送来名帖，看他们的名

字，似觉颇为熟悉。士梅沉思良久，忽然记起了前世的事情，于是问管理房舍的家人：“某生还住在某村吗？”又讲了某生的长相，诸项都和某生的实情相吻合。不一会，两位老秀才来到，邵和他们拉着手亲切交谈，十分欢洽，如同老友。谈话中问起高东海的情况，两位秀才说：“已经死在监狱 20 多年了，如今有一个儿子还在。这样的乡间百姓，您怎么知道他呀？”邵笑着说：“是我的亲戚。”

原来，高东海本是一位市井无赖，但是性格豪爽，轻财重义，有个因欠下地租而卖女儿的，他曾倾尽钱财代为赎回。高东海曾与一个女人有私情，这女人因为隐藏盗贼，被官家追捕甚急，逃到高家藏匿。官家得知此事，把他抓起来。他受尽酷刑，始终没有交出这个女人，后来就死在狱中。他死的日子，就是邵的生日。后来邵到了某村，周济了高的妻子。远近都知道这件很离奇的事。这事是听高少宰说的，





高是与高东海的公子高冀良一同考取功名的同年。

〔附《池北偶谈》一则〕

我的同年——济宁的邵士梅，字峰晖，顺治辛卯年举人，己亥年进士。自己记得前世为山东栖霞县人，姓高名东海。他的妻子陈氏临死时曾告诉他：“我们命里三世为夫妇。我来世将生在馆陶县董家，住处靠河，在河湾处第三家。你将来罢官以后独居寺庙翻阅佛经时，可到这个地方来找我。”后来邵士梅中进士受登州府教授官职，一天，到栖霞县教谕处督察公务，得便访问高东海故居，故居已不存在，他便找到高的孙子，为他置办了田产和房舍。过了不久，邵升为吴江知县，因病辞官回乡，百无聊赖。有位一起考中进士的同年任馆陶知县，邵为了去拜访他，住在一座寺庙里。寺中有佛经一部，邵于寂寞之中取来翻阅。忽然想起亡妻临终时的话，便沿着黄河沿寻觅，果然在河湾第三家找到姓董的，董家有未嫁的姑娘，邵告诉他原由，并求那位知县从中撮合，最后娶了那位姑娘。又过了十几年，董氏病逝，临终又和邵士梅说：“我这一去当转生在襄阳王家，住处在江边，门前有两棵柳

树，你几年后到这个地方去找我，可以再与你结合，生两个儿子。”邵士梅记住了她的话。康熙己未年在京城时，邵君几次对我和同年侍御傅彤臣、吏部陈伏讲过这个故事。

〔附：陆次山先生《邵士梅传》〕

邵士梅，号峰晖，山东省济宁州人。他前世名叫高小槐，是栖霞县高家庄人，曾为里正，为人急公好义，奉公守法，不向老百姓勒索一文钱。他病重时，见两个青衣人走进屋来，如同公差，命令他紧闭两眼，架着他快跑，只听耳边呼呼生风。片刻间，到了一座房子里，青衣人已经走了，他马上睁开眼睛，见两个老妇在屋里伺候。此时他已经托生在邵家了。他口不能言，心中却常思量。他觉得眼中所见的房屋器物，猛然变了样，就是手足、肤发，都不是原来的样子了。到两三岁能说话时，他常说要上高家庄，父母感到奇怪，斥责他说：“儿子胡说，高家庄在哪里呀？”到了他出外读书时，偷偷把自己的事告诉了老师，老师说：“这是你前世的事，应当保密。”这才不再谈这事。邵士梅顺治己亥年中了进士，授登州郡博士。正好因公务到栖霞去，路经高家庄，觉得街市房屋就象昨天才离

开一样，于是他召集村民询问：“此地曾有过一个高小槐吗？”村民回答：“有过，可死了多年了。”问高小槐去世的年月日，回答与邵士梅的生辰一模一样。邵于是告诉了他们自己是高小槐转世。邵寻找高小槐的儿子，一个已死，一个外出，只有一个女儿已嫁，距高家庄一里多。把她找来，谈到幼年在父亲膝下的事，邵都记得很清楚。邵还访问了村中高小槐的故人，其中一位还健在，白发苍苍，已经 90 多岁了。老人和邵一起回忆往事，十分欢喜，如同老友。邵士梅因而恍然大悟，半生的疑案，从此全都弄清。他于是写诗道：“两世顿开生死路，一身曾作古今人。”他捐了些钱财置办产业，优厚地资助了老人。后来

邵士梅升了官，到吴江做县令。苏州一带的人，都盛传他的故事。我一开始不大相信。后来有位登州的明经李日白，是我的同年李日桂的胞弟，我曾顺便看望他，偶尔谈到邵士梅的事。日白说：“说的不是我们登州的博士邵峰晖先生吗？他的事全是真的，我早就听熟了。”他于是又叙述了听到这个故事的经过，邵曾和同事李簠讲过，李簠又转述给日白，说得清清楚楚，有条有理。我稍稍整理了他们的叙述，为他们立了小传。这高小槐不过是乡间一个里正，一生积德行善，尚能做到死时没留下罪孽，托生后又得以成名，何况其他的人，更应积德行善啊！云间野史陆鸣珂撰文，康熙七年五月晦日。

